



賈奉雉

一枕仙夢乍
回榮華轉眼
晴寒灰少年
感氣消磨盡
自有樓船
招引來



三生

三載研錯一
日爭何堪
膝掌交衡
仇尋累云難
消釋不扶雙
暗怨不平



長亭

驅鬼新傳一卷書得
 逢佳聲信託虛芳名
 早作分離識冰玉
 偏難積怨除



席方平

一心應父竟離魂
 紅日何由照覆盆
 不遇二郎神判決
 九幽呼喚怨無門



秋 簪

阿兄願望已成像阿
妹依人劇可憐提街
恩一尚秘街蓬萊遠
望只雲煙



女 喬

阿蘇醜女
先知名何素
傾心有區生聚
倚在孤報和已
此節義一身并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

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

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

之甚易與其爲易甯爲其難此何須鄙人信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

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率爾操觚談何容易卽味列八珍當

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人之貴賤視乎其文心之聲品之所從分也臺閣猶賤味

言乎其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

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鑑賈終嘿

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仰而就爲文俯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與其爲易甯爲其難此何須鄙人信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率爾操觚談何容易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人之貴賤視乎其文心之聲品之所從分也臺閣猶賤味言乎其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鑑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盛氣平則不食人間煙火矣豈但功名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鬱抑不

賈雖少年
盛氣其所
言自是正
大

蕭元泛濫
之句連綴
成篇遂可
以束閣羣

書可以奪
魁多士此
等閑墨一

出無怪俯
就者奉爲
靈符深入

肌理以此
等物事進
身而後爲

淵源授受
也

每見榜上
有名竟謂

文章有價
賞鑑有真

儼然道不
是矣而之

知狗矢之
臭者只使

宜少出多
少愧汗

儻來富貴

儻來富貴

儻來富貴

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

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

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蕭元泛濫不可告人

之句連綴成文蕭元泛濫不能對己何可告人此而曰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

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

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

羣書矣羣書未入閱者之目自當束閣之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

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

思竟不能復更一字今之以剽竊連綴成篇而得售者想亦背上有符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

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

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不作此想除却多少壁障省却多少愧汗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

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

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可謂一汗字一珠讀竟重衣盡涇

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作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

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

願無足繫

絕矣

欲顧顏面除非遁跡山林與世長絕

郎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

孝節義不忠

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

足能致此

郎曰予志決矣

初志何嘗不決

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

朽矣長生不

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

尊案尚未造完故謂來早

郎曰此人道念已堅

又奚足比

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

置身度外

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履登

賢可以爲聖

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

仙佛

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睨

神成無奈

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人近榻

以多驚怖

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嘯動如鷄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

許多牽纏

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渺然不少動

情緣道念

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

不能持久

美人笑曰鼠子動矣

情緣未斷終是苦未受盡孽未造完

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

所矣自之

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

不能作主

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僂僂之際頗有

愛我者又
登能爲力
乎
洞府中自
解履登榻
月纔明耳
而取餅充
飢寂然一
坐忽而虎
嗅忽而人
來悄然而
惕時低聲
小語時促
傍怨懟時
慰藉歡合
更譙詞越
牆道去時
寤方向晨
屈指已歷
百餘年之
久仙家歲
月固迥異
人間矣然
以此推之
則仙家歷
百千萬億
劫亦只如
人生百年
耳其久暫
何以殊哉

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躁進者遂引人躁進者杖著爲令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撲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心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卽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卽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卽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霑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己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煙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懷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

必心無愧 恥而後不 難致富貴 則富貴不 可以致而 可必致而 愧恥不致 無恥不致 或無不致 凡饒峭不 避權貴者 未有不為 大僚中傷 雖屬疏求 退必至禍 作而後止 然則相戒 不為饒峭 乎且相率 而趨附權 貴乎君子 曰硬峭不 可為而可 為也權貴 可避而禍 可避也禍 患且聽之

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嫺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嘖而與之。

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

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富貴以無愧恥致之富貴可憐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

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

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一子長

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當是得受心法不必

寫符在背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待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

稱盛。賈為人饒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

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

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

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

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

以囑果。夫婦攜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富貴一夢耳。謂

夢以夢思夢是大夢將覺時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

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

將來公道須彰之此日到此悟徹竟登彼岸

試士盛於唐代此與于唐名也

過舟小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將此身置度外矣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自今不說私話矣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閨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歎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闍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立言貴乎不朽

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夏楚

見卷二張誠

束閣羣書

晉虞翼傳殷浩

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可也韓愈寄盧全詩春秋三傳一高獨抱遺經究終始

五代史孫晟傳晟與馮延巳並為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而——可乎

儻來

見卷九雲羅公主

劉阮返天台

見卷七

不齒

見卷三曾友于

瘐死

集韻囚徒以饑寒而死曰——○史記——獄中注瘐病也因徒病律名為瘐或作瘠

地獄

見卷

○按天祿識餘史記——獄中注不明瘐字義考說文東縛捽拙為與史瘐古字通用

四龍飛

虞侯

見卷九小翠

陳大士

名際泰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

有仙骨

杜甫送孔巢父詩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注王烈之安城記謝康遇一

人乘龜而行廩知為神人拜請隨去其人曰汝無仙骨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闔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

孫山外無數冤鬼

推興為首聚散

則自唐歷宋元明以來被黜落而竄跡以卒者何可勝數宜其狀一投而萬聲響應也

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卽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司至閻羅卽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與不滿意憂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罪太輕是必挾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人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剗其心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與先生怨氣都消矣闐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前之不肯挾其雙睛者正爲此耳旣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首梟其某至陰投狀訟與閻羅不卽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興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興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齕其喉下齕其喉繫綴

同歸於斃
亦一快事
如此解冤
閻羅可謂
善調停矣
乃既為愛
壻相得甚
歡而復恃
才為翁必
得志名場
而後寬仇
哉乃釋可
畏

一語籠罩
全篇

如鈴犬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嫺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直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與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眾。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譏訕似過刻。然君子必取之而常以為鑑。

名士

見卷二
阿寶

俘

見卷六
劉海石

祿盡

見卷八
綠衣女

草菅人命

賈誼傳其視殺
人如艾

然委禽

見卷二
阿寶

調停

見卷二
巧娘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一生用之不盡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

對狐疑狐
曰非所敢
知疑鬼是
鬼曰我知
之矣
狐崇人而
鬼崇狐實
不啻以鬼
祟鬼以狐
祟狐也於
陰鷲何傷
爲鬼祟女
特延來治
鬼鬼又薦
女而治之
者之心不
在鬼是又
添一祟矣
人爲狐祟
不惟陰鷲
無傷且功
德不少

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

聞病危辭不受贅

可見並無把握何得聞鬼言而以此要婚

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

入室見少女臥縠帳中婢以鈎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

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

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

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

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

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崇陰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

平情之論女之姊

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

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

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碗水

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

方將德鬼何敢驅鬼

出辭叟托製藥去

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

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繆之難也曩夜婢子

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乘人之危而要

以驅鬼要
而何爲祟
得長亭金
簪爲信心
鬼不能不
人悉爲家
除恐深信
者之未能
全璧心愈
鬼不能不
符使人佩
贈不待更
求之矣
既有信誓
則石其壻
也殺壻之
謀媼不與
聞倉皇而
往告之以
視人盡夫
也父一而
已之論孰
爲得之
老媼有信
有禮有智
有爲
觀長亭之

之敵

人也 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

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

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驅何敢復愛矣立刻

出門並騎而去入視崇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

卽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

石要媼狐許媼石實敢之何責于狐惟石先料其背約而詰與媼盟金簪既授則息壤在彼矣欲殺之而終離之反復之罪有所歸已

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

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

止殷懇至晚看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三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

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逕返身去

長亭能見大義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

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計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

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

謀媼不肯盟狐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

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爲長亭一念老

身爲幸多矣

曰老子昏髦則可直言念老身矣婉其詞曰肯爲長亭念老身統之于所重也此爲修辭之要

登車遂去蓋殺壻之謀媼不之聞

所以處父
間常變之
權可謂經
造盡私矣
非敢失所
天而陷親
於不義也
然使歸石
之後向夫
而背父則
不孝不背
其父孝矣
使石父病
卒而綴經
無聞則因
不背其父
而乃背夫
之父其不
孝乃更甚
焉乃思女
之命方來
又捨兒而
就道三年
不反雖老
子昏耄爲
子者不得
不委屈從
之也至得
翁因問仍

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話。諄長亭亦飲泣不食。媼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甯。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續經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權其輕重。衡其緩急。以禮自處。復以禮處人。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噉啣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爲父來。君不爲妾母。放令去耶。純乎天理。合乎人情。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

背父而終
言曰妾遵
嚴命而絕
兒女之情
不敢循亂
命而失翁
媳之禮侃
侃正論爲
兩得之妾
爲翁來君
不爲妾去
放令去至
性之語敢
計夫挽兒
號乎女嫁
孤實留此
悖遺神鎖
去神鎖亦
將快心然
而彼雖不
仁亦其慈
也亦樂其
之好樂其
禍而幸其
灾卽不爲
父傷不爲
爲妾不爲
詎謂負氣

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闈。視一里爲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爲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通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卽不爲父傷。甯不爲妾弔乎。聞之。忤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以情義責之令人慙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所謂爲長亭一念老身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則此要之以禮。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卽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